◀ 贺友直、谢慧剑夫妇与王汝刚在“贺友直画展”上

▶ 华君武、宋琦夫妇与贺友直、王汝刚在上海

▼ 贺友直赠王汝刚的自画像贺卡

三呼贺友直

在我的心目中，贺友直先生有着崇高的地位，他是德艺双馨的一代大家。我不仅欣赏他的精品力作，更敬佩他的为人处世。贺老思维活跃睿智，谈吐风趣幽默，我有幸与他相识二十多年，耳濡目染，受益匪浅。今年是大师诞辰一百周年，追思故人，感慨良多，时光流逝，岁月更迭，我对贺老的崇敬心情一如既往，始终不变，不过，这几十年来，我对他的称呼，却时有变化。

“贺老师”

1991年秋天，《新民晚报》举办“漫画大奖赛”，赵超构社长担任组委会主任，郑辛遥兄等倾力操办，邀请华君武、丁聪、贺友直、方唐等大师担任评委，因此，活动办得很成功，产生了很大影响。颁奖晚会那天，郑辛遥先生以组委会的名义邀请我去现场表演，我欣然答应，兴冲冲赶去凑热闹，由此结识了不少画家朋友。

初次与大画家贺友直见面，我有些拘束，随众尊称他为“贺老师”。我知道他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教授，称作“老师”理所当然。虽然我俩初次见面，但是居然一见如故。跨界交流，其乐融融。原因在于，我喜欢阅读连环画及书籍，对贺老师笔下的人物情有独钟，相当欢喜。贺老师则操着一口“石骨挺硬”的宁波话坦言：“阿拉对滑稽戏蛮有兴趣。”他鼓励我：“在苏浙一带，滑稽戏交关(非常)有观众，你们应当做到雅俗共赏，萌发画家的创作灵感，共同扩大社会影响。”

晚会结束，我向贺老师道别：“希望再次与您见面。”贺老师幽默地回答：“我是老老头啦，面孔没啥好看，希望见面少见见，碰头多碰碰。”话音未落，引来哄堂大笑。郑辛遥先生得意地问我：“怎么样？贺老师噱头好吗？服帖吗？”我连声应答：“服帖，服帖得五体投地。”贺老师笑容可掬，对我发出邀请：“欢迎来我家‘狮门厅’碰头。”

本以为，贺老师自称住宅“狮门厅”，想必一定是幢富丽堂皇、舒适宽敞的豪宅。一连几天，我竟对“狮门厅”充满幻想和期待，终于鼓足勇气，去贺家登门拜访。

走进贺家，我立即再次领略了贺友直的风趣和幽默。原来，他居住在普通里弄房子的二层楼，所谓“狮门厅”真正含义是：人口众多，住房拥挤，一间不大的前楼，被隔成四小间住房，各自安装一扇板门，故称为“四门厅”，我却误听为“狮门厅”。大笑过后，我不由得产生一丝惆怅：“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贺老师竟然是住房困难户。”贺老师却坦然地说：“住房面积不算太小，主要我的画桌太占地方，不过，已引起有关方面关心，相信会改善的。”受到乐观情绪的感染，我脱口而出：“祝愿‘狮门厅’早日成为‘狮子楼’！”

“贺伯伯”

从此，我对贺老师更加关注。他长期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之中，热爱海派艺术，熟知人情冷暖，因此，他笔下描绘的人物栩栩如生，造型艺术独树一帜，难得的是有情有趣，生动诙谐，达到艺术高峰。贺老师为人更是有口皆碑，平易近人，诲人不倦，乐意提携晚辈后生，因此，当我工作遇到困难，就去请教他。

1992年底，剧团排练滑稽戏《噱战上海滩》，我在戏中扮演一个地下党员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，别说人物形象的塑造，就连这个人物穿的衣服我都没搞清。最后，这个人物还将穿着国民党的军服，陪同最高首长出场，他穿着国民党军服，胸口戴着勋章。于是，我想到了贺友直先生，他曾经对我说，年轻的时候曾在国民党军队混过日子。他肯定知道这些勋章的来历，但是这毕竟是困扰他多年的历史问题，他愿意告诉我吗？我仗着自己年轻，居然上门去询问他。谁知见了他，我一时不知如何开口，只得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贺老师，我们在排戏，我在戏中扮演地下党，要穿上国民党的服装，不过，这勋章红红绿绿的，吃不准到底什么意思，你也不太清楚吧？”贺老师笑了：“王小毛，侬在摆噱头，要套我口供。”我急忙摆动两手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贺老师爽朗地说：“我在国民党里混过日子，这个东西我知道。”我忙打断他：“噢哟，这是侬的隐私，不能讲的。”他哈哈大笑：“我又没有杀人放火，不过是当个小兵，而且我还把这段经历画在连环画里呢！”说完，他找出一叠画稿，指着画上一个小兵：“喏！他就是我。”我打趣地说：“侬年轻时候蛮漂亮的嘛，头发很多。”贺老师笑着摸摸光脑袋：“现在虽然头发少了，不过人变聪明了。”随后，他取过一张白纸，凭着记忆，画出了当时军官佩戴的勋章和标识，我暗暗佩服。

回到剧团后，按照贺老师的意见制作了服装，果然大为增色。新戏上演了，我请贺老师到美琪大戏院看戏，散戏后，我向他询问意见，他幽默地说：“戏名《噱战上海滩》，名字蛮噱的，内容还能多点噱头。不过，两件服装没弄错！”我哈哈大笑：“贺老师，侬点评得真到位。”

1993年，剧团排练清装滑稽戏《明媒争娶》，安排我扮演“媒婆杨玉翠”。这种男扮女装的反串角色对演员来说，是个不小的挑战。思前想后，我又一次向贺老师请教。他听完剧情，随手取过一张白纸，寥寥几笔，把“媒婆”这个人物素描勾勒出来，可谓神形兼备。贺老师还现身说法，即兴演绎宁波“肚仙关亡”的做派，说到得意时，眉飞色舞，手舞足蹈，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艺术课。我豁然开朗，激发了艺术创作的灵感。

真没想到，两天后，贺老师居然找到我爱人单位，委托她带给我一幅扇面，画面上的内容，正是《小二黑结婚》中人物“三仙姑”，只见一位穿红戴绿的媒婆，跃然纸上，活灵活现，呼之欲出，让人忍俊不禁。他还附上一纸短笺：“知道你最近在排戏，画个媒婆送给你。”我大为感动，连夜赶往贺家，真诚地说：“贺老师，感谢您像长辈一样帮助我，以后我称您为‘贺伯伯’好吗？”他一本正经回答：“可以，但是，不要叫我‘王伯伯’。”众所周知，在沪语中，“王伯伯”泛指那些讲话不负责、做事不牢靠的人。哈哈，贺伯伯厉害，开口就是噱头。

“阿爸老头”

贺伯伯生活很有规律，每天笔耕不止，最怕有人上门打扰，只有日落黄昏，夕阳西下，才是一天中最享受的休闲时间。贤惠能干的贺师母端出可口的家常菜，温好黄酒，备好碗筷，轻声招呼：“老头呀，吃晚饭啦。”贺老闻声搁笔洗砚，移坐饭桌，乐滋滋端起酒盅，吃吃老酒，看看电视，嘎嘎讪胡，交关有趣。如果此时有客上门，贺老定会热情招待。

我就挑选此时去拜访他，用“宁波方言”与他嘎讪胡。话题往往从饭桌开始：“喔唷，今天下饭(菜肴)交关好嘛，这几条小黄鱼多少新鲜，黄泥螺介大……贺师母，侬本事真大，菜肴数量不多，花色不少，小碗小碟，很有大画家饭桌的特色……”贺伯伯黄酒下肚，脸色红润，嗓音响亮：“阿拉老太婆菜烧得好，有名气的，华君武、丁聪这些老朋友到上海，就喜欢到我家里吃家常菜。来，侬一起来吃。”我摇动双手：“我已经吃过晚饭，特地来陪侬吹牛，今天侬画了什么？”说起画画，贺伯伯劲头十足，语言生动，说得兴奋时，立即搁下酒盅，取出作品：“今天画了《三百六十行》中的人物‘白蚂蚁’，类似现在的房产中介，这种人专门代人买卖房屋，吃了上家吃下家，所以我把他画得尖嘴猴腮，一看不是好东西……喏，这个肥头胖耳的人是专门欺侮妇女的‘花蛋鬼’(下作坯)……”贺伯伯娓娓道来，别有情趣，言谈中不乏妙语连珠，笔端下道尽人间沧桑，使我在积累人物创作素材时受益匪浅，犹如阅读一本丰富的人生大字典，我忍不住惊呼：“阿爸老头，侬真是万宝全书啊！”他笑眯眯把杯中酒一饮而尽：“小毛兄，过奖啦……”

从“贺老师”“贺伯伯”到“阿爸老头”，称呼不过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口头符号，最使我敬佩不已的是：贺老步入晚年后的高风亮节——在夫人及小辈支持下，他毅然把亲笔绘制的精品力作全部捐献给国家收藏，艺术瑰宝，永载史册。

今年是贺友直大师诞辰一百周年，我写些词不达意的文字，表示对“阿爸老头”的思念和感恩。这些人生交往成为永恒的记忆，美好的追念，我衷心祝愿大师诞辰百年，艺德流芳百世。

▲ 贺友直与王汝刚
▼ 贺友直画《三仙姑》扇面

◆ 王汝刚

▲ 贺友直作王汝刚漫画像

●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 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本报印刷: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,在国内外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吴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
本报零售价 每份 1.00元